

街面忆往

福山大集忆流年

赖玉华

福山大集，走过悠悠五百年岁月。于我而言，它是童年最热闹的去处，是我岁末最热切的期盼。

我家老宅院离大集特别近，出门几步就是葫芦头老街，热闹的集市近在眼前。街边一排排小摊，卖的全是乡里乡亲的农家特产。奶奶身体硬朗的时候，每逢赶集，便常挎着鸡蛋篮子，在地上铺张蒲席坐着卖鸡蛋。一年四季跟着时令，顺带卖点香椿、无花果之类的土特产，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。

早年的大集划分得特别清楚，东北关北店子街，专门卖五金杂货；葫芦头老街，主打各类农产品；文昌街一路都是点心、副食、零食小吃。穿过县府街路口拐到城里街，整条街摆满了布匹和成衣。小时候我和妹妹最爱逛这里，虽然兜里没钱买新衣服，看着各式各样的花布衣裳，心里也觉得格外欢喜。

早年日子过得清贫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。大人们靠挣工分过日子，条件好的时候，一个月也就挣十五块钱，只够全家凑合吃点粗茶淡饭。奶奶赶集摆摊赚的一点小钱，就成了我们姐妹几个的小福气。每次卖完东西，奶奶总会细心挑些虾皮、花生米、核桃，还有平价鲜果、山楂糕，换着花样给我们解馋，那是童年最温暖的小惊喜。

有一次赶集，奶奶身体不舒服，没法去，我和妹妹胆子大，主动提着鸡蛋篮子去大集摆摊叫卖。我们一边站着吆喝卖鸡蛋、卖香椿芽，一边盼着早点卖完回家。谁料天气说变就变，一阵狂风刮过，大雨夹着冰雹噼里啪啦砸了下来。

我们瞬间慌了神，赶紧站起来，双手紧紧护住鸡蛋篮子，生怕鸡蛋被砸坏。在急急忙忙提着篮子往家跑的当口，一颗冰雹狠狠砸在我手上，刺痛传来，我下意识松开了手。紧接着，冰雹落进篮子里，好几个鸡蛋当场被砸碎。看着碎蛋壳和蛋液，我和妹妹心疼得直掉眼泪，回家难过了好久。

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城区道路翻新整改，福山大集整体搬迁，统一搬到了城里街。老百姓的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，城里街路面宽敞平整，街边大大小小的胡同也都充分利用，摆满了摊位。整条街上货品齐全、琳琅满目。大集东头是一栋两层的供销社，本地人都叫它二百货，往西不远处，就是刚建好没多久的百货大楼。街上十分繁华，国营老饭店、农村信用社、邮局、新华书店、图书馆一应俱全，生活气息特别浓厚。

每逢农历三、六、九赶集日，这里总是人山人海，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会赶来凑热闹。街上热闹非凡，偶尔还能看到耍猴、民间杂技表演，满满的烟火气，是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热闹时光。

随着城市不断建设发展，福山大集的地址也几经调整。至八十年代末，大集搬到了南苑街西头，也就是老福山人

说的南大街。那段时间，也有不少商贩在西山路摆摊经营。这条街承载了我大半的青春记忆。我就读过两年的西关小学，三年高中生涯所在的烟台十七中，还有就读三年夜校的福山广播电视大学，全都坐落在这里。1988年我高中毕业，参加工作后的单位，也在南苑街西南这片区域。

那时候住在周边、在附近上班的人，买菜购物特别方便。我每天中午下班，顺路就能赶福山大集买菜。正午时分的蔬菜、水果、副食价格都很实惠，日常采购省心又省钱。

随着福山城区的整体规划，福山大集一次次搬迁、一次次升级，越变越好。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交易环境，方便货品流通，政府在东北关村规划了新场地，在永安街（北一路）妇幼保健站对面路北，建起了一排排整齐的固定交易大棚。各个品类分区摆放、规整有序，每个摊位都有固定位置。集市管理越来越规范，干净又整齐，商贩和顾客再也不用风吹雨淋，买卖双方都实实在在得到了便利。

日子越过越红火，我们家也搬出了老宅院，搬到了永安街路南的东北关新房区。新家周边配套特别完善，妇幼保健院、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全都在附近。出门不远就是福山大集，平时还有便民早市，买菜购物、日常起居十分方便，公交站也近在咫尺，生活舒心又便利。可以说，福山大集的变迁，就是老百姓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的见证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福山大集的历史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。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的《福山县志》记载，当时的“城市集”每月有九个集日，而且不固定在一条街道，按日期分散开设：农历逢三，在宣化街开集，也就是后来的府前街，如今这条街道已经消失；逢六在东西街（旧时贯穿东西门的主要街道）开大集；逢九在平定街（后称鑫汇街）开大集。

作为烟台最古老的集市之一，福山大集历经五百年风雨，“三六九，赶大集”这句老话，代代相传、深入人心。

如今的福山大集定址奇泉路，凭借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，已成功入选烟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福山大集现占地73亩，拥有上千个交易摊位，规模宏大、品类齐全。除了日常赶集，每年还会举办热闹的山会活动，现场有非遗手作展示、特色农产品展销，还有海阳大秧歌等传统民俗表演，氛围感十足。尤其是春节年货大集期间，单日人流量最高突破三万人次，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。

福山大集历经岁月变迁，几经沿革而历久弥新。一摊一肆承载着世代福山人的乡土情怀和市井乡愁，延续着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。

母爱无垠

李成殿

再过几天，母亲离开我们就整整二十周年了。这两天，我的心中乱乱的，眼前总是浮现她老人家的身影。那些往事的片段，像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，在脑海中不断闪现，带给我深深的思念与无尽的感慨。

母亲走的那一天，她所有的儿女，包括孙子孙女，不管是在外工作的，还是在家乡的，都回到了她的身边。我和爱人从山东匆匆赶到，仅仅五个小时后，她老人家便安详地离开了。她的离去，像一场无声的告别，平静而从容，仿佛她早已看透了生命的轮回，只是选择了最安静的方式与我们告别。

母亲出身贫苦农家，十六岁出嫁，与父亲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她一生养育了我们姐妹兄弟十个，一个个拉扯长大，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可想而知。在那个困难的年代，生活是那么艰苦，父母却没有把一个孩子送人，也没有饿死一个孩子，这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简直是一个奇迹。

从我记事起，一家人成天为吃饭发愁。几把米放到锅里，熬成一锅汤，吃饭时，最后碗里的几粒米，母亲总是倒到我们的碗里。后来，她饿得身上浮肿，脸上、腿上皮肤肿得亮亮的，手一按一个窝。可是，我从来没有听她叫过一声苦，在她的儿女面前，她总是带着笑。

尽管日子一天天煎熬，母亲却教给我们许多朴素而又闪光的道理。她说，人家的东西，一针一线都不能拿。她说，人要有骨气，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低头，就是饿死，也不能去做损人利己的事。她说，做人要有一颗善心。她说，人不能撒谎，不能说假话，是什么就是什么……

母亲和父亲都是文盲，但母亲懂得读书的重要。我六岁那年，父母把我送进村办小学。我是家里第一个走进学堂的人，而我上面的五个姐姐则没有这个福分。母亲对我说，我们全家都是“睁眼瞎子”，你好好念书，将来给父母写个信什么的。我记住母亲的话，一口气读到高中，成绩都是优秀。母亲的期望，像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推动着我不断前行。

母亲常说，穷不要怕，怕的是人懒，做人一定要勤快。父亲身体不好，家里的重活都是母亲承担。什么推啊、挑啊，她都去干。那时候是挣工分，没有工分，一家老小就不能生存。每次从农田回到家，母亲都会从路边捡回一抱草，草可以烧锅做饭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没有闲过一天。她总是忙碌着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，为这个家默默地付出。

早上起床，当看到母亲鼻孔下留有两道被煤油灯熏黑的印记，就知道她昨晚又一夜没有休息——不

是给我们缝补衣服，就是加工地瓜干，做些时节性很强的农活。我们全家人穿的用的，无不留下母亲辛勤劳动的汗水。

母亲做得一手好饭。有干部下乡或者县里的放映队下乡，大队都会把派饭任务安排在我们家。这时，母亲会把家中最好的食材找出来，做给客人吃，而这些美食我们家平时是舍不得吃的。吃饭时，母亲会让我们小孩都出去玩，等客人吃完，我们才能上桌吃饭。

母亲五十一岁那年，父亲病故，留下我下面四个未成年的弟妹，当时弟弟才八岁。是母亲一人把他们养大成人。她用瘦弱的肩膀，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，从未抱怨，从未退缩。

后来的日子好过了，可是母亲却得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。在她七十八岁那年，一次意外摔倒，她又瘫痪在床。我和爱人用车从江苏老家接母亲来山东养病。在我做护士的爱人精心照顾下，母亲的病情虽有所好转，但老年痴呆症却更严重了，眼睛也失明了，连我都不认识。因为我做饭给她吃，她就叫我“伙夫”。我十七岁参军，就离开了母亲，只有探亲回家才见到她，而且时间很短。我多想在她的晚年和她多说说话啊。可是，母亲已经不爱说话了，就算说，也是语无伦次。

在我家住了不到两年，突然有几天，她在深夜念叨老家的事，呼唤每一个儿女的名字。我知道母亲是想家了，于是和家人商量，又把她送回千里之外的老家，住到我三姐的家里。没想到，仅四个月，她老人家就走了。原来，她是想叶落归根啊。她从生病、不吃饭到离开我们，只有五天时间，没有给儿女带来一点麻烦，就这样平静地走了。

母亲是伟大的。她的一生没有留给我们任何家产，但是，她的为人，她的品德，她的精神，是我们这些儿女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它将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

母爱无垠。母亲的爱，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，滋润着我们的心田；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，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。她的身影，她的笑容，她的教诲，早已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母亲，您走了二十年了，但您的爱从未离开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会想起您，想起您那慈祥的面容，想起您那温暖的笑容。您的一生，平凡而伟大，您用无私的爱，撑起了我们这个家。您的离去，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，但您似乎一直都在，伴随着我们，指引着我们。母亲，愿您的灵魂得到永恒的安宁。